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

大學三 傳八章至傳十章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

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柰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舍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已反求足以感之

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與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刺他

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況流俗乎吾輩
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深省

此謂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
兩節語并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
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看所以二字則次節
本旨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修明矣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
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

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
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

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輿責在修身爲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看下文帥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非爲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卽

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效此孝弟慈國人亦效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葛藤自入魔界耶

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即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
修身而教於家者在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
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教成
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責坐人身上說俗解
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
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看
煞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
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
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教孝弟慈乎但通
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君事長使

衆之道即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即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有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即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豈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坐煞在人身上看自生葛藤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葛藤盡斬矣

在家爲孝之道卽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

理上看不著在一人身上看著君子身上看且不可

況著在承敎之人乎

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於

事君而敎孝亦不是爲要事君而敎孝離此乃明所

以之說

此三句只說道理不說事效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

推行

首節秖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

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

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

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即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證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為也

機字意上已說竟第四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

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已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以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

即上文所令有與無即上文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恕字只在政治上看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卻矣三引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即程子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

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恕

字乃成敎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脈也此三節
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絜矩之原不是重
衍家國相關疏綴閑文也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敎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
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
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
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末盡得
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嘆指示箇景象所
謂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
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敎相連處非復上文專
說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

第敎成必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
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
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
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
二項人敎成以敎家無難卽以敎國無難矣緣家人
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敎一家卽敎一
國之家家無二理也

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
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
合而兄弟翕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
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相

關之義故緊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御正指示齊家下
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須也
傳者引詩有微旨確然處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
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教國之
實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說
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於家總於言外
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尤廣
故說成教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貫通切實處
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申之妙桃夭蓼蕭止
言家而補出國鳲鳩詩其儀句指身正是句指國中

間却補出家來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釋家國中間責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結此三引詩詠嘆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不重推本於身矣故足法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去耳

看平天下章三言得失亦責重修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嘗離根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知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於

國而盡處却自須有道
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爲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
雖與國有不同然卽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
天下在治其國也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
國閒見而絜之天下乃爲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
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
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絜矩之道
耳
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絜

矩之道非此傳所重也

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開去耳

此三句是說應感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

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國與天下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未何正不使一夫之不獲樂只以下理財用人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上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與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蓋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

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與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闊遠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一國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治國時豈無政事乎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不同不可曰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

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解得矩字不會解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

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絜字也

治與平分界在道字道者所以遂其同然興起之政事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絜矩耳非謂即興起一國之心而是也

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得其情曲成萬物如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
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絜矩之
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絜而爲道正
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
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
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
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
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卻不同故治國章只
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事然
而其道有辨矣

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絜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

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

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巳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姓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感也但化之意巳在治國說盡故此章止重處之邊發明耳

或問云幸有倡焉而興起矣然上或不能察其心而失

所以處之之道則其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是以必得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說此則知絜矩之道是在興孝弟不倍後事故朱子又謂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不知正爲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爲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爲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

縮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却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
爲是也
上老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一
矩字所謂絜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
曰絜矩之説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正爲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
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
國與天下一派顢頇則平天下一章都成剩語矣此
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唯心之病
吾於勾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説若謂吾此
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爲死物其用

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陂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綠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乎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

絜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

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

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爲道即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爲平天下之政事也但從血氣者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黄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

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絜矩之道又有遂其願欲政事在第三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絜矩之道正相照應

自誠意章講好惡起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

好惡獨詳明平天下而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溪切非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愛民寬皮套子也

到得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蒞政貪殘刻戾其好惡又與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做官時忽然循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巳心民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爲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先儒所謂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之所好所惡無論巳心無有印

民心亦不望及矣豈不可哀也哉故程朱責難於君
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
註中能絜矩云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
用人乃其條目大端也
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
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居
也註云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
意都在即謂百姓稱我作父母亦無妨但此之謂三
字不是指民言耳
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
見當此者鮮

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主卽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也章内三言得失從此說起說一此字是凜凜岌岌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愼而言

有云德爲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爲財本也財爲治平之末務非財爲德末也余以爲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愼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内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實非本節之旨矣

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為末在聽訟言則訟為末就財用言則財為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財而窴德語病不小矣

仁親以為寶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遲疑是順口便道無迎拒嚅囁晉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詭譎此時極光明至誠無他本也

無他技不是實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

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盧玉溪謂有淡然無欲粹然至善意此說好

如有容寔能容首尾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

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

人之有技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句下半段又應寔不能容句語意分明

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見其下而纖細無遺看彥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彥聖一樣便不謂之寔能容可知其中正有明通公溥裁成器使之道在不是以一切渾蒙為容也

不啻口出正從口出中見其不啻不是不形之言也

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為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

都重惡一邊看釋絜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章講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絜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須緊承上文側重惡人講鄉愿爲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汚在位而包羞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

看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絜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强恕之道本如是

此中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絜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於所好處看不若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

以成仁而公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
通章只講絜矩爲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
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皆借用
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
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
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實禮
樂刑政動止云爲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
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略以理財用人平
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何未嘗有也至君子
有大道註中明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蓋即指
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絜

矩之道也細翫章句則其辨自見

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巳治人四字卽兼明新二句也

絜矩意至上節巳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巳治人之術卽明明德新民也

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擧修巳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
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
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位之道說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
驕泰句說不去也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
人之術人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據閙時論欲專
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會讀註耳
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
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爲愛民
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

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便說不去

大道繫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絜矩之道其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斷於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人即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實心上說

絜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慊慎獨也

以上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湝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速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脉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脉哉

忠信是絜矩前一節工夫

總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别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與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

上文大道風馬牛不相及也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

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
　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
　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爲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
　僅飾省之謂也
舒不止戒滛侈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
　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
　恒足此便是大道
有謂財非君子所諱先生曰不用如此說纔說不諱便
　看得私心小樣

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

論非仁者爲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

仁者以財發身謂仁者卽於財論亦以財發身耳若謂

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術矣

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

此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

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

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

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字爲下文義利

之辨張本也

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

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

有謂君臣上下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故必以仁義相感先生曰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下皆天所爲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彼亦以爲人之所設耳

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仁義爲致財之道也故急下末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爲後世慮者深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

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苴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舉無疑

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絜矩故臧文仲妾織蒲夫子直斥其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爲好利其爲人心之害反淺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爲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

之仁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為利收結是也害者不是突然而有即是曩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覺其為害者方覺害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章句讀者勿泥為不易可也朱子以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呂晩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

門人陳鏦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論語一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每以稽古弦誦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闢爲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

昔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竟在讀書講義

上看豈不誤耶。余誦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爲何嘗專指讀書講義耶。乃憮然置去。吾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於良知之習。以集註爲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爲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但知以讀書講義爲學。而爲時文者亦以爲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遇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詩書誦讀爲言。此攻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集註章句。則豈敢爲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

主者之必邪說矣

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如其人爲至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至也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

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也。

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味。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箇甚。

說字實境真味。只在上句中領會。若脫却講。便是拈花微笑。且喜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故如翫象之悅我口。若道即心是學。便不是。

髫齔就傅。開口便說問學是何物所學爲何事者知其將來必能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

凡提一字以貫通章。註中初無此意。即屬蔓曆以來講說杜撰章旨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絡。蓋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

有朋自遠方來須連上節說下。然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爲何朋。假如爲禪宗之學。則必有禿丁之朋。爲修煉之學。則必有爐火之朋。爲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亡命無籍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學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感應者也。

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歎途窮事。

不知隨地說不專指行藏。

須是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得賢人說底便到不得聖人徹上下境界時解於首節止作論讀話頭次節止作交游話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何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於孝弟之故未嘗粘煞兩箇人說亦未嘗有上爲質而下爲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覩淺就小指大總講道理

如是。不曾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爲質下節爲學。轉生支離。於是君子句要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剜肉成瘡。愈講究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

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關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爲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決不爲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

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
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
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上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
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字
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
小精粗不同時講每每牽合爲仁卽爲人不但不識
爲仁道理并不識爲仁文法矣
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粘
凡人并不坐定君子
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二字只在

上文循逐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深長蓋此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也

爲仁之仁小言之卽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卽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看此一節卽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非另生出仁字也

或云孝弟爲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始字解則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不合矣卽第一坎二坎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於集註不合亦是未定之論卽以水言之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於源則可謂二三坎之水出於第一坎則不可如可謂二坎之水出

於一坎則三坎之水獨不可謂其出於二坎乎此非有子本意朱子已圈外之而今人猶用此解甚誤也先生曰本字原有二義一爲要約一爲初始仁爲孝弟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爲行仁之本卻重初始義纔說箇爲字便有次第之序親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行仁之一事未爲謬也若主要約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於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物皆出於仁也謂二三坎之水出於第一坎者仁民由於親親愛物由於仁民即謂第三坎出於第二坎亦無不可但

親親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圈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

譬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之仁是第三坎孝弟之與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水耳若於孝弟外另講爲仁便非本字之義

爲仁二字甚廣濶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鳥獸草木咸若都在裏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無此次第便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虛齋不肯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說仁是性豈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爲

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

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虛齋自錯會耳。

孝弟是本根。仁道説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次第層級。

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於父母兄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殺派至昆蟲草木尚有一分二分。若先於父母面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

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毎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卹睦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部仁字也此章專主愛之理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不忠不信不習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曾子思誠之功。
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已有別。此私心也。
不忠不必有心僨敗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
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
如鳥喙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是不忠。註云盡已之
謂忠盡字極難説。纔自説盡便是不盡。
有謂曾子三省不必拘泥三件總只是凡事皆省察自
反耳。先生曰曾子只舉得三省却替他補無所不省。
自以爲得曾子之淺不知其正是見三者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字貫始終表裏

信兼言與事說

天地之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面還他個無過不及之謂節

人兼臣民說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圈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學文雖末然非小事也聖賢豪傑將終身焉在弟子當先務根本且知識未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

學文句淺深精粗並至即志道章游藝之旨

今童子六七歲就傅便事讀書問讀書爲何等事則其父兄茫然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望其成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肯買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好人大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即做到極處與所

以要讀書事毫無干涉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省此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看

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人臣破的語凡筮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勳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

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

文學科中人見得文學虛僞之弊盡而爲此言非欲廢

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開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即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詞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

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斡旋妙義

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學

尙氣節之徒其中不可問有更甚於流俗者是僞妄

曖昧又過於小人也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賢却讀書某却不讀書程子聞之

曰只此便是不會讀書今人每緣多讀幾卷書胸中

便有多少樣子隨吾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義

律之只是不讀書耳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

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

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有謂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拗彆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

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固須從外面而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

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有云我擇勝已而後交則友又將擇勝已而後交必窮之道也故必求如已者而友先生曰無友不如已恐其好勝喜佞日就汙下如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耳豈謂不求勝已之友乎若必求如已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即友不如已之病根也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

只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

勿字如旗脚之麾正有力氣在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

非謂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

愼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愼追也爲民而從事其愼追之本已失矣

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五者正要說在外而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冥頑庸鄙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知聖人

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日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此是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與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翕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斬聞政乎沽沽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殺點矣

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謂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

國政即犯死語矣夫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亦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和易一邊說耳

有謂玄德升聞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容即命之也先生曰玄德升聞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聞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詳慎若必聞其政即堯初見舜容亦必爾爾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幹全語意令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

精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槩聖人要就上面別尊高一層景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卽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凡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章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纔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與端看得道嚴肅煞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

理柴柵纏繳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禮豈爲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真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

有云禮以人情爲端嚴則不便於人情和則便於人情故以和爲貴先生曰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鐘鼓管

簫以飾喜干戈弓矢以飾怒衰麻哭踊以飾哀皆由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天聖人發之以降命聖人不敢以己意與其間況狗凡人之欲乎惟其本於天故等殺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即所謂禮之體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倫即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今曰嚴則不便於人情而和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道也是以和爲禮之本而非禮之用貴和也自晉人尚異教破壞禮法至謂禮豈爲我輩設則直滅天理而狗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晉以後之天下所以不可言也

昔人曰禮豈爲我輩設耶此眞禽獸之言而後世猶以
爲美談此良知之說所以日熾也

禮之爲體雖嚴六字最立得妙纔見之用字爲貴字有
子不足亂下

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截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
補出禮之體說深有意在推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
容不迫和原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
了一箇故凡朱子幹補字義雖本文所無必須提闡
自隆萬來以註爲支離必以渾融脫略爲妙亦本於
異學改復古本大學入室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
隨之漸滅矣

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和在矣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般其病便發起耳

和與禮總是一片到知和而和纔是兩片人每說成兩片者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之和而不曉得禮之和也

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嚴以和爲貴亦非盡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人每看和在禮外其所謂和非有子之和乃禪和之和也

和字雖同其所爲和已不是嵇阮之狂二氏之自在正

是不和然皆自以爲和其錯卻在知字
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
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道箇禮
便是嚴也看和與禮成兩件固粗看和爲內而禮節
爲外更粗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寡過之思是
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
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近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
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若將信恭
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小

節因只指踪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
且遠矣
信只是偶然期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固由於失
義而義之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
少斟酌也
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
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
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
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
有足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若竟
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説不去矣

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閑散卑下之屬雖蹤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無求止要看他畢竟爲何若下面不是連無求多不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一

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圈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希達磨王艮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傳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明則所好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

註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尤務本節訓仁字兼說心之德其實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因指共由之道然只重有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衆之道故註始於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學問中人未必盡無驕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性情造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進於無諂無驕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

小成不專以此為樂好禮之工夫也告諸往只是告
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
於小成
無諂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易
走作
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疏水簞瓢舜禹之恭
已無間境界無窮
正為子貢意中看得無諂驕已至夫子又為指出樂與
好禮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層非掃却無
諂驕也朱子謂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做
諂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諂驕便要到樂與好禮如何

得明此二義其理始圓

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箇義理無窮已不著貧富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

斯字只就上文說往來只就問答說舊曆以後竟寫做話頭公案書意始漆黑矣

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盡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重在言詩也

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

爲他於學問進取無窮耳進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
是將詩做了盡頭